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王思福

白孔六帖卷九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西京一　　東京二

城三　　關四

道路五　　封疆六

郊七　　野八

閭里九　　館驛十

橋十一

西京一

白作我上都 漢之西遷作我上都 上腴 九州之上腴 奥區 天地之奥區 三成帝畿 周秦漢 周以龍興 秦以虎視 四塞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之固 沃野千里天府名都 邦畿千里 城闕九重 秦據而彊 漢都而盛 寔惟地之神皋 天邑 鑒秦制 誇周法 京邑翼翼 四方取順 神州之略 赤縣之畿 京師 王室 皇州 皇都帝里 百二之都 言險固要害 水陸 所湊 秦之興也 天錫鶉首之分 漢之王也 星符東井之精 險 左據函谷崤陵之阻右界褒斜隴首之險

在鎬王在在鎬帝王之宅峭函作帝王之宅金城漢張良曰關中左峭函右隴蜀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東制諸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建瓴漢書奏中形勝之國加兵於諸侯猶高屋上建瓴水建邦設都書封畿甸服千里法日白虎通京師者千里之邑法日月之徑千里帝畿王畿申畫書曰申畫郊圻申畫規畫經野周禮體國經野注云經謂為之里數也制其畿疆周禮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險固也正封周禮正畿疆之封制畿周禮制其畿封以正邦國王城

帝宅表裏山河周原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域民是以聖主域民

漢書郊野之富號為近蜀鄭白之沃坤靈正位孔神州化首

魏元忠封事神州化首國家大本在京師裴耀卿答帝問四方之本陸贄曰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畿内數州京師之本高季輔列上五事以謂畿内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強本弱枝之義也闢殿軋宮以朝諸侯唐文粹李庾西都賦唐開禪壇新都之門闢殿軋宮以朝諸侯龍道雙廻鳳闕五門同上西京賦以唐東都為西都五代朱梁紀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韋應物詩王業根本陸贄論關中事宜狀且令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内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養力俟時也強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

德也所貴乎京師韓文所貴乎京師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洛陽梁為西都後唐為洛京五代職方考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為都唐故以為東都梁為西都後唐為洛京晉謂西京漢周因之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劉禹錫望賦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漫鬱葱葱兮佳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干

東京二

白建都河洛即土之中東京翼翼四方之極增周法修漢制萬方輻湊處於中土帶河泝洛宅中以圖大左伊右瀍封畿千里定鼎之都建圭之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

地中經營書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卜宅則經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曰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食吉兆也無外稱尊宅中圖大先王之經邑也度天地之

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所謂建土圭以測影得天地之中

郟鄏成王定鼎于郟鄏王者之里河洛為王者之里後漢中興光武都洛京

卜而作邑聞宗周之經營居以為都見炎漢之遺制卜洛遷周險史記初大臣勸

高祖都洛陽曰東有成臯西有崤澠背河洛其固足恃也以為鎮三川九阪三塗九谷建國周禮惟王

建國注營作洛邑於中土新邑于東國洛書召公所相周公所營域民見西京門注

東周延祚平王東遷而延祚衡臯枓澤金谷銅街河洛大都成周故地孔

千里蕭條亭舍不煙郭子儀程元振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刼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嘷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

鬬塲又曰且地狹隘才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鬬塲

形勢不及關內張玄素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封玄素上書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敝之俗為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動人心

洛陽朝貢天地中玄素又言過甚於煬帝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地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之如此後必往雖露居庸何苦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後唐滅梁復為宣武軍

作唐晉天福三年升為東京漢周因之五代職方考

東宅唐文粹李庾東都賦始乎周卜今日隋華進十八里作唐東宅與京比儔我甸我邲二聖之靈壇在馬赤縣神州與京比儔龍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雞同上神都則天天宅元年九月改東都為神都帝宅李光弼傳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國之都府半在東周白居易制唐高宗建東都詔朕聞踐華固得百二稱乎建瓴卜洛歸仁七日崇乎定鼎是以控膏腴於天府啓黃圖於渭濱襟沃壤於王城摛綠字於河渚初學記升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五代朱梁紀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河岳出雲雨土圭酌乾坤韋應物望洛詩帝宅夾清洛丹霞捧朝暾蔥龍瑤臺榭窈窕雙闕門以河南府為東都肅宗本紀寶應元年建卯月辛亥以河南府為東都

鳳翔府為西都

城三 計料順時勞役具土功附

白高城深池 崇墉浚洫 城郭溝池以為固 金湯傳金城湯池 美城傳美城之大名 無戎而城雖必保焉 廣衺高卑 繕具城隍 秦築長城延袤千里以拒胡也 城郢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亟城梁伯好土功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漆秦二世欲漆其城 崩杞梁死其妻哭之城為之崩 四墉

是資善守何患來攻 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開閉之急不可一日而闕隨壞時而理之不可限以土功之時 坏城郭月令孟冬 城以巨防門之重閉 懷德

惟寧雖閭士為不供是懼終執仲幾宗子維城山為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秦踐華山為城因河為池據萬丈之城臨不測之川要害當要害之衝控形勝之國用逸制勞以寡勝衆城門禁後漢郅惲君章為上東門候帝常獵遇夜方駕還惲拒關不開帝乃迴從中東門入賜惲布貶中東門候所過治城馬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保民穀梁曰城以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如民衆輒益城是無限極也扼地咽喉為國藩屏扃鐍土宇紘滕地維沙城魏祖征馬超每渡渭為超騎所突營不得立又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從之一夜而成城民見上衆心國語衆心成城言以衆心為城走集傳險其走集踐華為城賈誼過秦論解帶為城

墨子 干城 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郤月 荊州圖說有郤月城 長雲 鮑昭蕪城賦屹若斷岸矗似長雲 城麇 楚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大小不知于西責之對不能王遇盜雲中余受戈其所在祖示之此余能也脾洩之事余不能麇城在脾洩 城惡 渠卯城惡衆潰奔莒曰城已惡矣其孰與我為虞 雖宗子是固 則可徵辭 而大夫不供 亦宜加罪 百雉 侯我平城隅孔築郤月城 李靖輔公祏據丹陽名靖入朝受方略公祏遣惠亮屯當塗築郤月城延袤十餘里為掎角靖曰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 跨水聯堞 崔神基拜并州長史初州陽汾為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 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 王方翼還肅州刺史州無隄塹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碎

葉 裴行儉討遮匐奏王方翼為副築碎葉城面三門迂還多取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

築三受降城 張仁愿默啜悉兵西擊突騎張仁愿請乘虛取漢南北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

池隍 敬暉為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而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郡賴安

和戎 郭震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百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矣

豐安定遠 先天元年為朔方道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上

完故城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

築郛浚隍 闞播傳李元平兼泌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浚隍

城無完堞非可應卒 李絳上言北虜方強

其憂有五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

陽託霖雨增陴浚隍 顔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萌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浚隍

金城 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舉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固

繕陴隍 張建封進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繕陴隍

築城堡 李齊運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堡督芻粟以餉晟

詔城臨涇 郝玭貞元中為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詔城或謂璘曰玭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玭言則邊以安尚何事為璘遂不聽及代段佑為節度玭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為防獨西域耳西塞去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西陲盡亡襄內為邊郡每虜入寇驅井閭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

令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以玭為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

浚隍陴堞 曹華宋州碭山人吳少誠叛留守王翃署華襄城戍將華浚隍陴堞日與賊搏數禽馘

陶甓 牛僧孺帝欲於鄂州置武昌節度使鄂城土惡以亟壞比歲增築賦版築於民吏倚為揬僧孺陶甓城五年軍人無復歲費

樓雉相望 韓滉遷浙東西觀察使聞京都未平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抵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為壁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

城非要地應援艱阻 帝詔承璀李絳雖去位因上言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

請城方渠 楊朝晟會張獻甫卒有詔代為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為問須兵幾何答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監州之役寇先知之今溥戍而城寇料王師不十萬勢難

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剪寇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寇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

城馬嶺 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拔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上

固險示 馬燧至太原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瀆為東隍省守陴萬人又釃汾環城樹以周隄

築城郭 羅立言宜州人改武陽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潤狹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為我吏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

仗義禦侮柔遠 李德裕出為滑州節度使徙劍南西川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

大玄 高駢徙劍南西川節度成都城歲壞駢易以塼甓陴堞完新負城邱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訖

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仔上因名大玄城 榛墟

安祿山傳當此之時洛陽諸郡城邑榛墟 廣京師新城 王朴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京師通道路壯博宏潤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五代史 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

唐地里志 陴壘相望 陴壘相望朝篤暮戰杜牧罪言 堅壘 名城堅壘堅壘相貫杜牧戰論 羅娑城 北方禿髮譯語謂吐蕃其王為贊普其國都邏娑城重兵死惡病終以累世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首以表其性似狐之性唐會要 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

韓文 雉堞粉似雲 杜甫晚登瀼上堂 城欹連粉堞 峽口詩 城峻隨天碧 上白帝城 孤城隱霧深 野望 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絕句 遼

鶴記城闉元稹代曲江老人城衢州工畢以圖獻王使陳章城衢州工畢以圖獻王視西門樟樹竊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章終非我畜其後章果叛備史六蜚南亭芙蓉苑十里香飄入夾城杜牧長安雜題繚粉堞於綺城望故園賦賢長城遠矣李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

關四

白察出禦入月令章句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關市之征凡賦稅門以察偽游漢書置關都尉以察偽游禁異服禮記關以禁異服反拒文選曰關門反拒漢得久長負阻

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無外識函谷之可關不知王者之無外善閉無關鍵司關

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無關門之征關吏控

其襟帶東為咽喉絨膝甸服扁鑰王畿何莫由斯不可踰也雖聖朝無

外何假於關防而帝里宅中宜察其出入巨防重閉限其內外不可踰也

察其出入何莫由斯謹關梁孟冬執禁禮曰關執禁以譏譏呵察也抱關之

吏用傳之人崇其巨防察以偽游譏關用傳傳今之過所也漢興置關都尉以察偽游

用傳出入漢文除關無用傳漢景復用傳棄繻漢書終軍初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還終不復傳却棄繻而去軍為謁者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

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

買符 東觀漢記郭丹初之長安過究從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語人曰不乘使車不出關丹自入關後十二年不歸後出關竟如本志

從 漢武時楊僕征南越有功恥為關外人帝為徙函谷關於新安

廢 臧文仲廢六關孔子曰不仁也

封 東觀漢記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

白馬 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白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

青牛 列仙傳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老子西游先見其氣當過聖人老子果乘青牛薄板車過授喜五千言俱之流沙

雞鳴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乃改姓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恐追至客居下坐者能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出關又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不禮丹怒而亡歸夜至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逃去

生入 漢書班超在絕

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斬關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徑踰越度閉關先王以至日閉關養孤門關以養孤符節門關用符節易關市來商旅易關市輕稅商旅也月令孟冬無索月令孟夏關市無索順陽敷教不難物也不租禮年不順成關梁不租譏而不征無驗商君亡至關不得舍曰商君令舍人無驗者坐之曰為法自敝詐刻傳甯成為中尉抵罪髡鉗乃解脫因詐刻傳出關亡歸復關君子所近叩關四方賓客叩關即告至偏介之關暴征其稅食門征宋公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開關延敵閉關備他盜苛留成帝詔勿苛留馬弩關漢詔罷馬弩關舊征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已上皆不得出關令不禁故曰罷籍內漢詔流人欲入關者籍內之注為籍內之也粟無

用傳 宣詔人以車載粟入關得無用傳 謁關 以從者數對周禮 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盖取

諸豫 門關 關防 仰關孔關通末游 崔融時有司徙關市融上䟽曰關通末游 險道

天下之關必險道同上 禦暴 關者禦暴之所上 閉 韓滉為浙東西觀察使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

奔突 封常清安祿山度河常清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鋭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 阨狹 孔緯既及行在緯策攻必反建言關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兵至

息于河之陰 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韓愈感二鳥賦 過潼關而坐息 同上 抱關之阸陋兮有肆志之陽陽 復志賦上 天關悠悠不可援 和皇甫湜上同 吳關倚北固 天險自玆設李白 備胡 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

杜甫潼關吏　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同上　千古用一夫同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　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防劍門　窺黃流之奔猛

韓愈　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朱朴襄陽人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宜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我實因之凡三百歲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北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與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材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多處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與也

謁歸壺關苗晉卿潞州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趨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之邦乎　萬古

為要樞往來何時息韋應物詩天下關二十六有上中下之差度者本司給過所出塞踰月者給行牒獵手所過給長籍三月一易蕃客往來閱其裝重入一關者餘關不議百官志

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杜甫劍門詩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柳宗元與楊誨之書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近靜潼關掃蜂蟻杜甫青絲詩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杜甫潼關吏時清關失險峽口詩延州城北户關防猶可倚杜甫高談先馬渡偽曉預雞鳴唐太宗入潼關詩霜峰直臨道冰河曲遶城同上襟帶壯兩京同上

道路五　泥塗附

白開通 月令三月開通道路無有障塞

平易 傳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三條 西京賦披三條之路

廣九軌 昔黃帝之為天子國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野途九軌

九途 文選詩九途平若水

如砥 周道如砥

劇驂 爾雅七達謂之劇驂言車馬多也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言交會多也

方軌 蜀都賦畫方軌之途

康莊 五達六達也並見爾雅

大道 青樓臨大道文選

多岐 楊朱曰大道多岐亡羊也

甚夷 大道甚夷而人好徑老

列樹 國語周制有之列樹以表道

鑿山 東觀漢記衛颯為桂陽太守鑿山通道列亭置驛

羊腸 羊腸路詰曲車輪為之摧

由左 禮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

由徑 行不由徑

哭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車轍所窮輒慟哭而

反泣楊朱泣岐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讓路家語曰西伯化行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不拾遺子產相鄭路不拾遺 銅駝洛陽大道有銅駝因名之 石牛秦惠王欲伐蜀乃刻石牛置黃金於後曰此天牛能糞金蜀王以為然即遣五丁力士拖成道入蜀使張儀隨其路以伐蜀 中衢路上 銅街 輦轂 轍跡 通衢 道路無壅傳 修道周禮 修除治道周禮 達其道路周禮司險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注達者謂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通道路也 五塗又曰設國之五塗而樹之林以為阻固注五塗道路也 藩塞又曰國有故藩塞阻路而止行者謂閑要路以備姦冦 道禁道路所禁者周禮 端徑術月令孟春端正也徑步道也術車道也 遵彼微行微行牆下行徑也 野廬周禮野廬氏掌

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時祭祀則率其屬修除徑踰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不得津梁陷絕銜枚氏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雨畢而除道國語回中道武帝通回中道子午道王莽通子午道罷子午道後漢詔罷子午道通斜谷隨山刊道馬援拜伏波將軍緣海隨山刊道千里天衢易道周周曲也有蕩魯道有蕩阻長詩道阻且長宿息井樹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謂廹隘處使有次序有爵者為之辟辟行人楬懸任器蜡氏掌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蜡音七預反除骴謂死人骨及禽獸骨骴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修閭氏禁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塞蹊徑

十月 保路 安道路人楚子西 閉塗 不通內外使左傳 道無列樹 列樹表 周禮

視塗 司空 道茀 定王使單襄公聘宋假道於陳道茀不可行謂草穢塞路 羊腸若砥 馬跡

如流 開通平易不踐邪徑 焦光孝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 所過糞除 第五

倫事具灑掃門 隘巷 詩誕寘之隘巷 道而不徑 禮言孝子慎身 行不由徑 澹臺滅明

字子羽 阡陌 風俗通南北為阡東西為陌 相鄭 呂氏春秋子産相鄭桃李垂於街衢 東馬

懸車任豫益州記江由左擔道鄧艾東馬之處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禮 坦塗

泥塗 見道路門 送葬不避塗潦 庶人 還濘 傳曰晉戎馬還濘而止謂遇泥濘盤旋不

進 辱在泥塗 胡為泥中 導從避泥 魏先賢行狀曰鍾皓季明為司

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恐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乃獨行耳還府向閤鈴下疾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曉之乃亡

出淖晉侯與楚戰公陷於淖欒書欲載晉侯走鍼乃掀公出淖

入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中逵吳都賦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

雨雪載

塗塗涷釋

與馬康范叔度奔國喪時廬江郡掾嚴麟亦奉章弔國俱會于路麟乘小車塗深馬小不得進范愍之命從吏下馬牽與之不告姓名去麟後訪主將歸之人言恐是范果然

致遠恐泥泥難不通

蹶泥則沒足滅跗莊

需于泥易

如塗塗附詩

淈其泥楚詞

妄若

濁水泥古詩

禹泥行乘橇板置泥上通行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白公渠

孔棧道杜讓能朱玫兵逼乘輿帝進狩梁是時棧道為山南石君涉所據天子間關險澁讓能未

嘗暫去側

險澁

齊映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澁常為帝御

狩山南

陸贄帝之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名贄不得帝驚且泣

九折

柳文懲咎賦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

治斜谷道

封敖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

千里蕭條亭舍不煙

郭子儀奏洛陽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

天威

高駢鎮安南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有青石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

板築所成

韋安石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誡垂堂況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為回輦

鄭梗

顧彥卿王建攻成都彥卿挾故憾與并方道路鄭梗敬瑄告難于朝

迴山取塗

地里志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

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蜀道難**韋皐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陸暢更為蜀道易以美皐爲**龍尾道**安祿山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縈山繞川**唐文粹李華言醫道路綿綿縈山繞川**驛遽之途**欹危隘束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順指耳劉禹錫驛路記**棧閣盤虛**下臨咸呀層崖峭絕袒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鈆欄狹徑深隥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上**郄曲稜層**一朝坦夷馱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犖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畱乘行者歸不刑同上**不繇其道**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不繇其道故也劉軻上崔相書**裙腰路**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徑斜注孤山寺路在湖州中草綠時望如裙腰**念西路之差永**韓愈**詰曲七轉**含元殿側

龍尾道自平階至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為之至今五柱猶有存者南郡新書

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泚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地不長惡蛇鼠不為龍天網恢恢去將何適遂亡所在南部新書

風伯清塵狄仁傑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元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真大夫哉

回復柳宗元夢歸賦若有怵余以往路兮馭儗儗以回復

披榛得微路杜甫詩

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杜甫雨詩

緣江路熟俯青郊堂成詩

道路時道塞歸夢

關塞蕭條行路難宿府

去旁干戈覔來看道路

通送弟赴齊州路危行木杪山館詩野水平橋路道興失路武陵源同上畏途巉巗不可攀李白蜀道難卜築應同蔣詡徑杜甫詩千嵓萬轉路不定李白詩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杜甫詠懷欲渡黃河氷塞川欲登太行雪暗天李白行路難越鳥從南來胡鵰亦北度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同上歷九折而直奔兮周推轅而失途柳宗元佩韋賦

封疆六

白申畫郊圻書八則周禮八則治都鄙注都之所居曰鄙公卿大夫采地王子弟所居邑

封人中士四人 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遂人主六遂 若司六鄉自遠郊達于畿中

遂士掌四郊 主四郊之獄

方士掌都家 注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也都王子弟及公卿采地大夫采地

頫谷封人 頫考叔也封人典封疆者

畿疆 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形方氏 制方國地域而正其封疆

經略撫封 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撫封

封畛 彭仲爽為楚令尹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于汝水

疆場之事 慎守其一備其不虞

隙地 宋鄭之間有隙地宋鄭為盟曰勿有是注各勿有

甌脫 史東夷與匈奴間中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之為甌脫東夷請於冒頓吾欲有之冒頓怒曰地國之本也遂襲滅東胡注甌脫界上屯守處

女爭桑 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妾爭桑二家

怨相滅邊邑怨而攻吳楚之釁始於邊女割地相與燕莊王送齊桓公入齊境公曰非天子命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地與之拓土畫疆疆場有氏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無之引其封疆引正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

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注辯治也疆事封疆之事自疆場之邑至此晉趙孟請楚不戮叔孫豹之辭見左傳

昭元年子產云田有溝洫注云封疆溝洫疆場綺分選諸侯正封封疆有定

分也疆場無主則啓戎心候不在疆送迎賓客單襄聘楚假道於陳知國必亡孔拓

地開疆房玄齡上疏曰陛下拓地開疆亦可止矣斥地王忠嗣徙河東節度使自朔方至雲中袤

廣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議棄豐保靈夏唐壻永淳中突厥圍封豐州都督崔智辯

死朝廷議棄豈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疏**定疆畛**蘇烈縛賀魯以還定疆畛**封畛比聯**裴度李師道怙強勸帝誅之田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

不出城隍未遊宮室楊炯少姨廟碑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鄉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宮室

發兵戍疏勒狄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漢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

圖海內華夷賈耽尤悉地里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譔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

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

兵戎衆寡無不詳鄭虔

郊七

白申畫郊圻　遂士掌四郊注主四郊之獄周禮　郊勞聘客至郊使人郊勞

太學在郊　邑外謂之郊爾雅　郊迓迎郊　近郊遠郊　多壘禮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不雨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適彼樂郊詩　孔郊謁李光弼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已上郊謁　郊迎裴度田宏正獻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宏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蹌受命　迎氣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正月迎氣于東郊　屏處温輔國屏處郊野

貧寓郊墅崔元暐　澄境清露澄境遠草應物　郊原草樹滋同上　跨馬出郊

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見杜甫野望詩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為四郊唐六典水部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郊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獵採捕

野八

白牧外謂之野爾雅大野既瀦東原砥平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詩適野太叔適野祭於野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乞食於野人又晉文公過衛出於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謀於野又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子產載以如野謀四國之事哭孔子惡野哭者哭所識者則於野又韓詩外傳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郊野

之富　有死鹿死麕所知吾哭諸野　在野曰廬野無青草莽蒼　食野之苹之芩之蒿　失禮求之野　割鮮野食　經野體國經野　獲麟西狩大野獲之　君子在野　野無遺賢　孔耕宜城野甄濟子逢及長耕宜城野　丐食野中孝友傳支叔才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　別墅李林甫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　茫蕩之野王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以檝行闕越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　廛野史德義居虎卯山騎牛帶瓢出入廛野　草野隱逸序古之隱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姓從之　寬閑之野耕於寬閑之野韓文　霧野韋應物寄楊邈詩霧野騰曉騎　綠野堂裴度午橋別墅作綠野堂　疆畛相望

元載青腴別墅疆畛相望

平泉莊劇談錄李德裕東都平泉莊去樂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對引泉水縈回疏鑿像巫峽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門江山景物之狀以間行徑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初德裕營平泉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之有題平泉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杭

地卑荒野大杜甫遣興

曠野懷咫尺白水崔少府詩

出野馮高李義府居母喪朔望給告即羸服與元紀出野馮高窺覘災青衆疑其有異謀

別墅在輞川

地奇勝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堆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對為樂

閭里九 敬桑梓附

白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保任也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師稽其鄉器比供吉凶二服閭供祭器族供喪器黨供射器州供賓器鄉供吉凶禮樂之器若國有大故則鄉大夫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邦比之法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及相告以受邦賦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比長各長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同里漢盧綰與高祖同里

入里門內史石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對椒不食

高陽後漢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荀氏亦八子故改其

里為陽里高里仁為美賊不入閭表閭事見義感門無閑月令孟夏門閭

無閑龐公閭里龐公鑿井得銅必步門閭溝渠必步閭左秦發式武王式商容之閭廻

車曾參廻車勝母之里式干木閭魏文侯式段干木閭聽閭里以版圖太宰以官

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敬桑梓見閭里門必式禮入必式里父母

之國後漢張湛子孝罷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下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

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詩與鄉人

處由由然不忍去柳下惠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語里旅齊景公欲更晏子宅辭云

敢煩里旅注旅衆也孔鄉壞李勣韋城翟讓為盜勣往從之說曰公鄉壞不宜自剿殘鳴珂里

張嘉祐嘉貞弟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居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巢 劉子元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

同里 韋貫之或薦之京兆尹李實舉芴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書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望縣門輒步 苗晉卿潞州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酬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

恭先世 王師範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

高陽里 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云

閭井無煙 安祿山傳英魚朝恩

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延及鄭汝閭井至無烟掠 安邑李丞相 李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 與閭里耆老相樂 司空圖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 衣白襴謁縣令 五代馬全節初從黃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 相賀 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

韓合江亭 依然 此来江南近里閭故依然同上示輿詩 閭里懷離別之思 論淮西上

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 杜甫課伐木 邑里邱墟 陸宣公德宗奉天改元赦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烟斷絕 松楸浸遠 一品集謝賜贊皇縣公桑梓雖存久隔兵戈之地松楸浸遠已絕霜露之思 落妃池 注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有昭君村綠珠生于白州有綠珠江出楊妃外傳

經過歎里閭 杜甫贈李秘書 阮郎迷里巷 元稹代曲江老人 城郭

歸然桑梓如舊張說起義堂頌不遊里巷五代崔税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甲科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劉仁軌進爵為公子及兄子受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

館驛十　驛馬附

白國野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置驛漢鄭莊置驛以延賓客公館　私館　候館　館穀

行李往來供其之困公食使車傳舍行人適子之館　館給詐傳魏相字弱翁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來御傳傳縣相疑有姦案致其罪壞館垣子產相鄭

伯如晉以魯喪未見子產使壞其館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子產曰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請執事將何所命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簡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晉侯見鄭子伯而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就館

改館晉侯具七牢

縣次續食鄭當時置驛馬四郊迎賓客縣次與續食注云次也

路傳

置驛名

賦傳傳郵賦給

飾廚傳

聚柝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則誅之

遽廬莊子曰仁義先王之遽廬遽廬舍一宿而去

司空不授館不受客單襄公聘楚假道於陳言陳必亡

國語不修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不修知其不能

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

憂客使左傳

長亭短亭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言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息亭傳劉寵免太尉歸清儉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以待劉公寵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

欲止郵亭趙孝長平王莽時父為田禾將軍以父任為郎嘗告歸步擔欲止郵亭亭長不納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曰尋將到

請亭地作塚漢張禹年老自起塚塋好平陽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平陵從亭他所曲陽侯王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非所宜孔子稱賜汝愛其羊我愛其禮宜賜他地上卒以肥牛亭地賜之

投傳不受申屠蟠事見義感門

授館

閱人多矣蓋寬饒許伯第曰如此舍閱人多矣

驛馬見館驛門

使車避傳伯宗避重曰避傳

傳置漢文帝詔太僕見馬遺財

足餘皆給傳置注遺留也財與饞同傳置驛也具私馬漢王溫舒為河內守具私馬五十匹自河內至長安以奏事迎賓客鄭莊見上注駿奔 載馳載驅遽令驛馬軍書乘傳

遄征 遄往 驛騎 乘驛驛遽傳左氏曰楚子乘驛星軺軺車使車

也 孔馳驛溫造使幽州還詔馳驛入奏飛驛以達警急馬周飛驛以達警急皆周

建白 三梁十驛裴耀卿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創堠徐申遷韶州刺史徙治故州創驛堠

復驛堠十一區李吉甫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堠十一區以通緩急驛置多闕柳公綽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馹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敕賜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緣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宜特著

定限以息其敝有詔中書條檢定數得紓吏罪

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名道商州會方士趙歸貞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耶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邊奏係驛

崔珙起為鳳翔節度使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以援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

驛馬疲耗

盧鈞拜華州刺史一關輔驛馬疲耗鈞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

舍之外郵

顏杲卿常山太守祿山反李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

通隘道作傳舍

韋景駿遷房州刺史通隘道作傳舍

乘傳過家

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

豫集

劉憲父思立在高宗時為名御史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馹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

家

置驛相望 劉晏諸道巡院皆募駃足置驛相望

同魚鱗 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韓愈酬裴十六

曲河 晨及曲河驛凄然自傷情羣烏巢庭樹乳鵲飛簷楹韓愈詩

驛樓衰柳側 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杜甫詩

告至告去之役不絶于道 華人夷人往復而受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閲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絶於道柳宗元館驛壁記

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 同上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 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日益辟破不與曩類孫樵書褒城驛

勞迎餞別 劉禹錫管城驛記勞迎展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

蠲傳舍之尤 走轂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上同

陽城驛 元稹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又

祠曹諱羊祜此驛何不倂我願避公諱名為避賢郵驛千六百三十九凡三十里有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唐史百官駕部通驛公館南有水亭四甍翬飛巉絶浦嶼蓋為接輶軒祖遠客之佳境也李白姑熟亭序野館濃花發杜甫送司馬詩使壓來驛道追悶同上微冥水驛孤入洞庭詩停舫臨孤驛韋應物次盱眙

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内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自武功而西至于好時其驛三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由四海之内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内東而合之以至于王都柳宗元記任官人為館驛使裴潾兩河用兵憲宗任官人為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玉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

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濟誅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宣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職分亂矣

驛門十二辰候 開元二十九年命觀風使鄭審檢校兩京驛門即今門置十二辰候自審始也

村舘泊好木 韓愈聯句

臨驛卷緹幕外堂接繡衣 李白

郵傳劇道 崔衍郵傳劇道屬歲兇秋

治亭舘千餘區 五代馮暉從鎮靈武治倉庫亭舘千餘區

橋十一

白虹橋

星橋 華陽記李冰造七星橋上應七星

牽牛 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

達以制紫宫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渡以法牽牛

濟川

黿鼉 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荆東至九江比黿鼉為梁而渡文選方架黿鼉以為梁

烏鵲 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驪龍 思玄賦曰驪龍之飛梁

梁溠 左除道梁溠謂作橋於溠水上

造舟為梁 詩

水涸成梁

徒杠輿梁 孟子曰子產脫輔濟人是惠而不知為政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人不病涉也徒杠小橋輿梁大橋

湨梁 梁莫大於湨梁爾雅

石杠不修 見館驛門注

游 張良步游下邳圯上注楚人謂橋為圯

浮 魏志鄧艾代蜀先作浮橋

陷 鍾會伐蜀先令牙門將許儀治道橋陷馬足斬儀

黿鼉 見上

魚鼈 論衡曰高麗國王有侍婢自云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名曰東明東明善射王恐害其國欲殺東明東明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而渡

枕席 趙充國奏治湟

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

川不梁 單襄公過陳見川不梁

飛梁 橋也見螭龍注

題柱 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僊橋題具柱曰不乘駟馬不復過此

以濟不通 以濟要津

達川澤之阻 司險知川澤之阻而達具道路注謂以橋梁通

啓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開閉之急不可一日而闕故墮壞而治之不可限以土功

造舟 見上

鞭石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有神人能驅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流血

墮履 黃石公

舉杯 晉書杜預字元凱請建河橋於建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必不可作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遂作成上臨會舉杯曰非卿也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

必葺之功

功濟行路

川惟設險 橋用濟人

茍或騫崩 則勞揭厲

人無

褰裳（車不濡軌）道路無擁用濟車徒（以利來往）苟騫崩之不葺（雖捐厲而莫通）當啓塞之急（誠合從時）有懷襄之虞（如何寘力）石鼈（晉成都王穎字章度也汲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通河北以木函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鼈）崔公橋（後魏崔亮渭水為橋利百姓名崔公橋）三柱折（魏畧洛水浮橋三柱折三公象也）豫讓橋下尾生（抱梁柱以待女子）鴈齒（橋有鴈齒）半月（橋似半月）孔止過車者（椎萬紀族孫懷恩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涂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人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德幹慙服）築道為橋梁（閻立德從征遼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築道為橋梁無留行）累石代柱（李昭德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

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淙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
石代柱銳具前厮殺暴濤水不能恕自是無患

徙洛中橋

韋洪機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橋人便
之天子乃登洛北絶岸延眺良久嘆其美

揣廣狹為橋

賈循京兆華原人張守珪北伐次灤河
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為梁以濟

大夫橋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
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創之人號大夫橋

爭橋

李寀王世充進薄其壘寀提敢死士數百邀之
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為不流

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

李存晉進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
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晉乃
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莊宗
大喜解衣以賜之五代史

橋壞覆民租車

王周四鎮
皆有善政
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
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具橋

斷橋

李愬取吳元濟
道分輕兵斷橋

以絕洄曲道

三脚木為橋杜重威朔州人契丹冠鎮定轉運使李谷教重威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

梯橋唐裴史裴度立第於東門集賢里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

作機橋維以長絙康承訓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

航橋郭子儀史思明自魏來王師南潰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

兵扼河橋王建及梁進戰柏鄉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李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輒解去出五代史唐臣傳

比舟為梁與波外降柳宗元永州營家洲亭記

浮鼃沒鵲文粹柳司功石橋銘架海維河浮鼃沒鵲

力將岸爭勢與空鬬文粹張彧石橋銘虹舒電拖虎步雲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鬬月挂虛簷星羅伏獸

長橋卧波

未雲何龍杜牧阿房賦飛橋上架漢韓愈初月出雲長虹飲澗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啜欲南過至橋上忽馬不進見青龍卧橋下乃去朝野僉載文虹橋宋之問文虹橋芳彩鷁舟唐太宗浮橋詩水搖文鷁動纜轉錦衣縈出初學記駐石架滄津李白古風秦皇按寶劍赫怒振威神逐日巡海右駐石架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伐竹為橋結創同褰裳不涉往来通杜甫詩日落青龍見水中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野橋分仔細觀山水圖同上橋維萬里橋杜甫酬門下相公舊制橫絚百丈連艫千艘辮修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氷未合春泮初解流澌峥嶸綆斷航破無歲不有閒元十二載授彼有司俾鉄代竹賦晉國之一鼓法

周官之六齊結為連鎖鎔為伏牛偶立於兩岸襟帶於中潬鏁以持航牛以縶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奔湍不突積凌不隘張說蒲津橋贊

蒲津河橋 天下之要津也唐明皇詔鑄鐵牛八頭柱二十四條連鏁一十二條山架八所牧人八枚於中潬分立亭亭有虹霓之狀實萬代之奇絕也又詔中書令張燕公說製河橋贊樹于中潬之上紀異記

人不履危 柳宗元興州江運記杠梁以成人不履危

南浦清江萬里橋 杜甫野望

野橋齊馬度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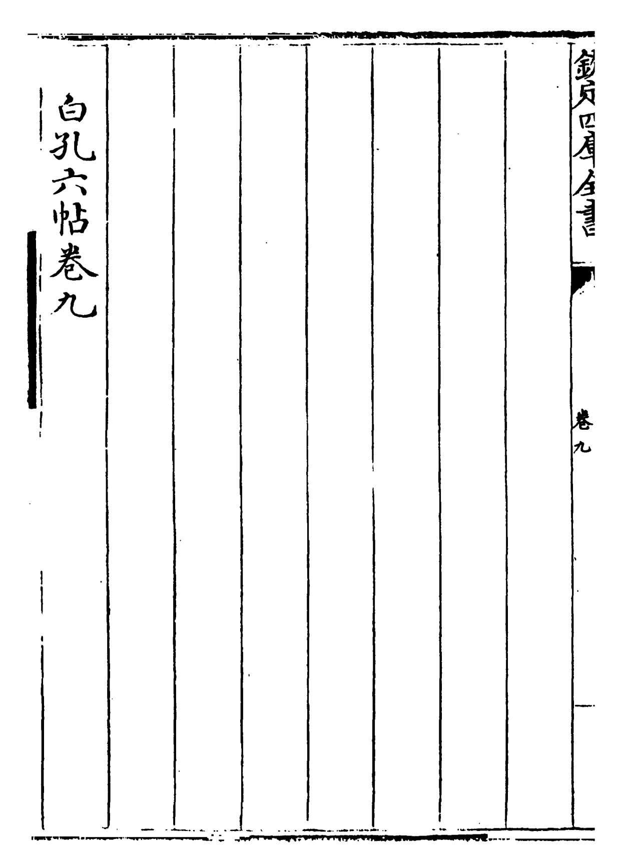
橋斷郤尋溪 蜀山行同上

飛橋上架漢 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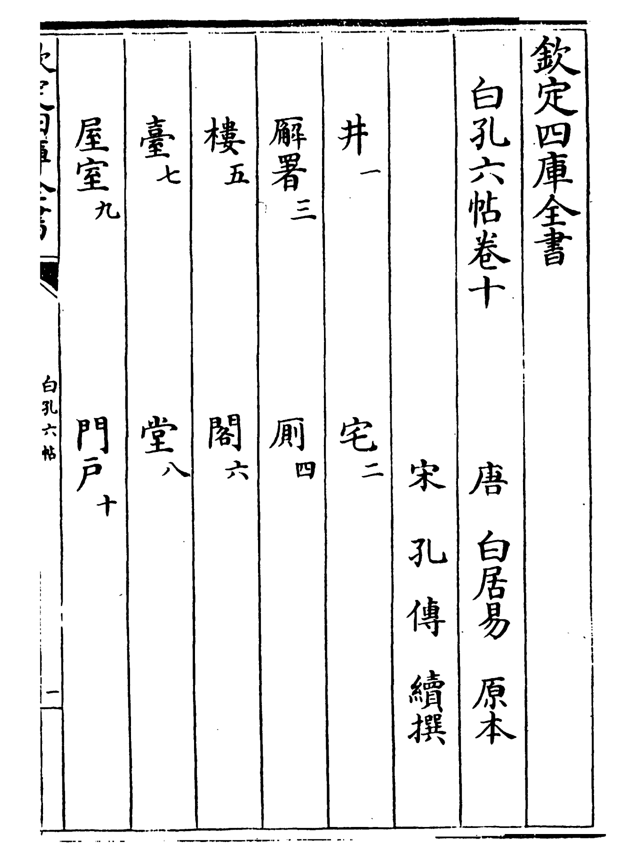
擲巾為橋 崔生入山遇仙女為妻久之還所知追捕甚急逃還山中追者在後隔河見其妻告之妻擲其領巾為五色橋度崔容得隱形符潛游宮禁為術士

徹杠彴 高麗帝度遼水徹杠彴

彩虹 工來橋躡彩虹李白送溫處士



白孔六帖卷九



白孔六帖卷十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井一 汲附

白改井 易改邑不改井 往來井井 射鮒 井谷射鮒言井上汲而下注如谷水射小魚 羸其瓶 瓶未出井而鉤羸其瓶而覆之 勿幕 井收勿幕謂不覆之不私其利 井德之地 井以辨義 施而無私義之方也 挈壺 周禮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井 塞井夷竈 堙井 井堙木刊 眢井 廢井也 及泉 孟子譬如掘井不及泉猶為弃井 浚井 王莽傳謝囂奏武伯長孟通浚井得白石 得銅 龐儉父先逃走隨母流宕後居鄉里鑿井得銅遂致富奴蒼曰堂上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癒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妻時人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鑿井而飲 擊壤歌者 泥而無禽 流而可食 易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無禽時舍也 甘井先竭 石甃玉甃 露井銀牀 玄泉 洌井井洌寒泉 伯益之功伯益作井 善利水善利萬物老子 習坎 有仁井有仁焉君子可逝不可陷也 抱甕莊子云子貢過漢陰遇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抱甕而出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挈水若抽名曰桔槔丈人曰有機者必有機心吾恥不為也 負缶說苑曰衛有五丈人負缶入井灌韭人教以重後輕前名曰桔槔五丈人曰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吾恥不為 再拜耿恭居疏勒匈奴攻城絕其水源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請祈有頃飛泉湧出 投轄漢書陳遵每大會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於井中 土羊韓詩魯哀公穿井得土羊孔子曰土精也又家語云季桓子穿井得一物如羊不識以問孔子曰此羵羊也土之怪 飛火異苑

曰蜀都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至諸葛亮一闞而更盛故曰高焰飛扇於天

出雲 孫堅討董卓至杞園井出五色雲

掘新井 管子曰桓公將與管仲飲十日齋戒掘新井而柴焉注新井以柴覆之取其潔敬也

銀井

闕地及泉 **水泉必香**

聚東井 漢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

玉井 蔡誕曰仙人有玉井

錢飛出 葛仙公投錢於井呪則飛出

神農九井 神農造井井有九所汲一井餘井悉動在鄧州

居所而遷 井居其所而遷

浚井 舜父使浚井出從而揜之以為巳死

桃李生井傍 古詩

東井 秦分

陷井之蛙 伏鈌甃之崖

井渫 渫治也去汙穢之名

修井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浪井 典略曰浪井不鑿自成

汲短綆 不可以深汲

汲引

爭 高士傳管寧所居屯落會汲者或男女雜錯或

爭井寧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使不知來者得之乃不關訟

金瓶素綆 古詩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

無喪無得 終日汲引未為損終日泉注未為益

笑 平原君美人見躄者蹣跚行汲笑之後斬以謝

孔鑿井 宗室皐還荊南節度使繇荊抵樂鄉二百里其間墟聚凡數十不井飲皐始命鑿井以便人

人勤于汲 張操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為瀼河溜入城百姓利安

韓公井 有昭王井相傳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韓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無恙人更號韓公井

濤盪蠲愈 邵真義井記導之深源經之善利蔑燠暍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憒者得以濤盪瘵痗者由之蠲愈

甖甁負水 柳宗元始州之人各以甖甁負江水莫克井飲

學者如浚井 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施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

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新井篇白居易拜左賛善大夫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州刺史可浚李泌六井居易為杭州刺史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

鑿泉以井飲柳宗元天說云鑿泉以井飲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皆百尺十韓滉聞京師未平置館第數新柳宗元井銘

鑿井八十同州水鹹而無井牛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以寶鈿為井幹王井中歎聲武后時來俊臣家井中夜有吁嗟歎怨聲五行志七井生涼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雕鏤木盤覆之夏月坐其旁七井生涼不知暑氣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柳宗元祭井文蘊利茲久閟靈則深同上井漲才深尺餘

張希復言授新州將拜下有人語及雞聲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
相井忽漲才深尺餘
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同上其土堅埴
其利悠久柳文井銘其土堅埴其利悠久其深八尋有二尺蓄是玄德柳宗元祭井惟
神蓄是玄德以為人用是不窮之養功齊乳湩惟昔匪
石今則順道發自玄冥成於富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
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戺杜甫題衡山縣學石甃冷蒼苔寒泉湛明
月李白桓公井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李白贈別舍人弟金色石陽
縣有井水半青半黃玉甃汲水花桐井李賀玉甃汲水
黃者如金色取作粥花桐井舊絲沉
水如玲瓏映玉檻澄澈寫銀牀流水集孔雀
雲影帶影出羵羊蘇味道井詩沸湧有聲

永寧王相宅南有一井每夜嘗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廝羅銀熨斗水腐不可飲雜俎

八角井 貫耽在滑臺城北命鑿八角井以鎮黄河於是潛使人於井所伺之果有一老父至問曰誰人鑿此曰丞相也老父曰大妙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耳 賈耽聞之曰是井太大也出玉泉子

兒童汲井華慣捷瓶上手 杜甫大雲寺詩

鑿井不盡土 杜甫太平寺泉眼到山下鑿井不盡土

山頭香美勝牛乳 取供十方僧杜甫詩

露井凍銀床 同上

有靈異 韓文宜城驛記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

捕鳥雀張羅於井上 韓文

緑草垂石井 李賀

陰井多蟲亂物 韋應物

亂石崢嶸俗無井 杜甫引水詩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

長懷賈傅井依然 清明詩上

萬井逼舂容 巴西

浪動灌嬰井上橋井尚高褰上絡緯秋啼金井欄李白

宅二 脩造 毀壞 辭宅 擇鄰 貧陋 奢盛 崩倒 假宅附

白安宅其究安宅寧宇爰居爰處風雨攸除鳥鼠攸去上棟下宇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約折中從居殖殖其庭殖殖平正貌以避燥濕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避燥濕寒暑大厦大厦初成燕雀相賀閒居潘岳無征周禮曰國宅無征注云城中之宅無稅也度地以居人禮獻宅禮曰獻田宅者操書致度土而居晏子之宅近市齊景公欲更之田宅不鬻禮喪不慮居為其無廟禮一區揚雄之先揚季有田一廛有宅一區版屋寢不踰廟

白屋白屋覆屋 田宅制晉有司奏王公國家京城不宜有田宅未暇作諸國邸當使有往來之處今限京師得有宅一所 君子攸寧 自請王翦自請美田宅 賣宅葬崔寔父亡賣田宅起冢塋立碑碣無資產以酤釀為業 長者轍陳平附郭而居門多長者車轍 脩造 卜築 經營 繕完 葺墻 築室百堵 必葺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 于垣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底瀍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 堂構 垣墉塗墍茨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塗泥也茨蓋也 卜居葺牆 塡室文選 仍舊貫 脩月令孟秋脩宮室坏垣墻 成寢禮季武子成寢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宮室既脩牆屋既設斯飛之制改造冀除先人

敝廬　考室　曰巧之室則有奧作土木勝人國語智襄子室美士茁夕曰臣懼土木勝人人不安室

相宅有死者後漢董宣少平為北海相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進新宅而卜工占之云當有死者丹乃命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咎宣知乃收丹子公殺之

鮫人構館於懸流

盆宅田蚡為相嘗請考工地益宅

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文選

儉儉而不陋

我圖爾居

脩垣左氏

毀壞尤其室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更宅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對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嗣之於臣侈矣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曰非宅是

卜唯鄰是卜卒復其舊宅而止壞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無有壞隳壞其室禮剝廬易徹我牆屋詩重勞開一徑後漢張仲蔚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無毀我室無發屋居辭宅霍去病為將軍帝欲治第去病辭曰國讐未滅臣無以家為晏子見前注北第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推讓後漢范遷為司徒裁有一宅復推與兄子及甍子建自田種置宅三畝時人美之又沈輔字伯禽少履恭儉喪父服闋推讓田宅與親貧不足者又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策為友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擇鄰定鄰物理論曰宅者先定鄰焉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協比其鄰諸侯守在四鄰孟母三徙以擇鄰里仁為美仁里思玄賦匪

仁里而馬擇恤鄰　晏子曰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度土而居惟鄰是卜張霸受嚴氏春秋博覽五經諸生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後漢時必有鄰論語德不孤必有鄰睦乃四鄰蔡仲之命貧陋一畝環堵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竇　蓬戶甕牖　窮僻蕭何為相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屋陋巷　蓬蒿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儉而不陋　湫隘　囂塵晏子宅見上蝸舍焦先容身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量腹而食容身而居偪下僕卑僕迫也陸莢反禮未免燥濕之患繩樞　宮室卑庳上漏下濕蓽門陳平其居容易　糞土之牆奢盛居處不淫　高其

閈閎厚其牆垣　豐屋　峻宇　雕牆　美其室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輪奐　山節藻梲　臧文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丹楹刻桷　魯莊公丹桓公楹刻桓公桷非禮也　取諸大壯　良田廣宅　甲第宣驕　所閱多矣　平恩侯許伯入第蓋寬饒仰視屋而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　利田宅　魏武侯卒中試則復其戶利田宅也　寢不踰廟　禮　請地益宅　田蚡事見上注　容長戟幡旗　晉王濬士治坻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吾欲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　土木勝人　見脩造門注　侵併　晉廷尉張闓住小市欲奪左右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訟於賀循循白闓闓遂毀之　屋不呈材　文選　宮室

無量傳汰侈膏腴漢武安侯蚡營甲第地極膏腴堂羅鐘鼓石董呈巧致功期不陀弛非石非董疇能居此衣以綈錦哀帝建董賢宅豐其屋易許伯延賓尚懼蓋侯之誠趙文考室猶欽張老之言崩倒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梁木其壞禮舊宅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傳傾阤騫崩持危扶顛軫騫崩之慮貽燥濕之憂壞墮剝廬易小人剝廬一日必葺其墻

屋叔孫昭子假宅田生如長安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謁者張釋卿見史記假館曹交謂孟子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王子猷世說王子猷每假人宅必種竹人詰之曰不可一日無此君推與周瑜事見辭宅門注孔壯麗河間元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

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以圖購宅　馬周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自書生素無貲皆竊咲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

求勝地為創第　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創第

改治第宅　李元紘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

甲當時　張宏靖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

無正寢　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耶義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凡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

侈甚　馬璘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官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

開第昌化里岐陽公主下嫁杜悰開第昌化里疏龍首池為沼無所增廣李愬其昆弟賴家勲貴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盛葺第舍潘孟陽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輟不敢治亘街陌獨孤及疏曰擁兵者第館亘街陌權貴優笑地李訥初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耶凡舍以多置嘉石美木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置嘉石美木賣居宅席豫疾篤遺令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功役叢煩楊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室處庳漏崔鄲室處庳漏無步廡至霖淖則客蓋而屐以就外位輞川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崗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廸遊其中賦詩相酬對第舍華僭許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重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

關復壁李林甫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

十尺之舍元德秀未嘗有十尺之舍

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楊國忠

結廬北渚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績愛其真徙與相近

宅氣索然浮屠泓黃州人嘗為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他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並視隅隅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說子皆汙賊死斥

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

卜宅篇呂才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宅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洛食

為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李師道

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

通永巷 郭子儀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本傳

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

居寢鬱然 楊行密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為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

市第為官廨 趙惠伯為河南尹時嘗市楊炎第為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盧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皋杞怒謫晉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

飛廡複壁 李訓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子

奉權臣 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廄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

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精思亭李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精思亭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可豫詔假光宅里官第王涯再為翰林學士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擬憲宮禁玄宗貴妃楊氏兄銛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見他第有勝者望輒壞復造人臣宅於家姚南仲大歷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詔近臣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䟽曰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與鑿建陵其側乎辛秘為大官居不易第宅舍如荒村本傳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杜詩高甍巨桷韓文垂阿步簷柳文十一廊簷牙高啄見杜牧梦楣有嚴

丹臒相宜劉禹錫武陵北亭記木妖唐中官郎將競起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之木妖南部新書取庇風雨韓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富窟富人王元寶頗好賓客宅中起堂甚壯牓以禮賢時呼其宅為王氏富窟門枕流渠錄異記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嘗半酣靸履於江陵大街往來雨下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玉杯金椀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為玉杯玉杯一破無復完全牛僧孺宅如金椀金椀或傷庶可重製金城新宅中宗寵愛安樂公主於金城坊造宅極壯麗帑藏為之空竭出唐舊史辭第輸高義杜甫和嚴中丞宅入先賢傳春日同上悲秋宋玉宅奉漢五王含影漾江流屏跡同上南北二第元載城中開南

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作觀榭張帟什器不徙而供

建宅宣陽里 郭元振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

十王宅 唐宗室傳開元後皇子幼多居禁內既長詔附苑城分院而處號十王宅

右屬都城左順大道 長寧公主宅第

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 旁撤民廬怨聲囂然第成禁藏空殫假萬騎仗內音樂送主還第天子親幸安樂公主

憲寫宮省 安樂公主營第及安樂佛廬皆憲寫宮省而工緻之

五王宅 讓皇帝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云

所居履道里 疏沼種樹白居易

廨署三 凶附

白伐樹織葦 晉羅含字君章為相州別駕以才學知名以廨舍喧擾自於城西小湖安茅屋伐樹

為牀織葦為席而居妻子不入漢何竝

壞屏障晉阮籍為東平相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

脩葺吳陸抗與諸葛恪換宅抗臨去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廬舍恪不然深以為耻

去之

如始至叔孫雖一日必葺其牆屋

擅脩飾晉杜元凱為東羌校尉石鑒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兵車徵詣廷尉以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

閱人多矣蓋寛饒至許伯第曰此如傳舍所閱多矣

凶毁晉羊祜叔子督荆州長史喪多害人皆毁舊府祜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勑征鎮禁斷之

孔亟使全新李聽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不敢葺聽曰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耶亟使全新之卒無異

市第為官廨楊炎見宅門

起廨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詔歲一按行其勞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柰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起廨甫旬畧具

苗除其廨　李吉甫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吉甫命苖除其廨以視事

綠莎廳　河中府有綠莎廳唐治平時好事者常加澆溉兵興以來而遂至刻削消磨王禹偁送柴諫議任河中詩云綠莎廳事舊鳴蛩雞跖集

極其華侈。　五代王峻於樞密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

繕治廨舍　唐舊史房琯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多興利害繕治廨舍頗著能名

廁　四

白周禮　邦有大祭賓客厮役煩辱之事煩劇也

溫廁　儀禮隷人溫廁溫塞也為人復往褻也

陷　左傳晉侯將食麥脹如廁陷而卒

如廁　高祖鴻門會因如廁召樊噲等四人閒道走軍

石崇廁　常令婢數十人曳羅縠置之漆箱中盛乾棗奉以塞鼻

賈姬　郅都侍上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中

上目都擊之都不往上欲自往都伏諫曰一姬死復一姬生上雖欲自輕命奈太后宗廟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焉

趙廁襄子

廁中鼠李斯云畏人食不潔

陶侃晉書侃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履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侯至八州都督

窮子除糞法華經云喻樂小法

迫傳蒯瞶迫孔悝於廁强盟之

被髮銜刀郭璞在廁桓彝掩之見璞方被髮銜刀設祭曰常囑卿莫來今反如此非但禍吾卿亦不免

食棗大將軍王敦至石家廁取箱食棗羣婢笑之

折脅范雎為魏齊所譖王令人拋廁中折其脅後逃歸秦為張祿先生

曹植杜蘭香戒云張碩曰不宜露頭入廁夜行必以燭

見庾翼鎮荆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病而斃

香煙上過襄陽記劉季和上廁從香煙上過

誤入劉寔謂石崇曰誤入君內

趙襄子如廁心動見豫

讓

漢高如廁心動過柏人　金日磾如廁心動擒莽何羅　孔下馬趨廁崔寧朱泚亂會王翃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廁輒迂久翃懼賊追即呼曰既至此而欲顧望乎以

世為溷柳宗元曰李赤一惑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為帝居清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

廁鬼同上赤曰吾將從吾妻赤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瓮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側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

廁上朮湯洛陽要記陳宛盛其居止廁上朮湯盥手槐板覆斂糞穴為都城第一

廁神每月六巡續幽恠錄侍御史錢義方居常樂第夜如廁忽見蓬頭青衣數人來逼義方曰汝非郭登曰然廁神每月六巡

藤庭俊出幽怪録

樓五

白玆樓王粲登樓賦曰登玆樓以四望聊暇日以消憂麗譙魏武有麗譙樓美哉輪焉輪高臨大道青樓臨大道曹子建詩大也

臨大道青樓臨大道曹子建詩

齊浮雲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秦氏古詩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蜃雲結樓百尺洛陽記曰有百尺樓仙人好樓居

層構雲構崇制彭氏黄昌為郡守陟縣彭氏造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乃殺之

超漢甘延壽以良家子為吏超踰羽林亭樓

陟降投墜墜孫秀求緑珠不得及石崇將刑珠乃墜樓死

望氣張華善天文解望氣與雷煥夜登樓望見紫氣起斗牛間華曰何氣也雷孔章曰其寶劍氣乎又

蜀志周羣作小樓多令奴更直於上視天纔有一氣即白羣

規模雖欲干雲制作亦宜揆日

十二重之制鮑照詩鳳樓十二重

井幹音寒漢武帝造井幹樓高五十丈在建章宮中井幹垣也

吹簫秦穆公女弄玉登樓吹簫感鳳來

登南樓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佳序共登南樓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

干雲霧而上達井幹疊而百層文選

虞氏高樓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登高樓臨大路擊搏樓上而笑有俠客在下飛鳶適墜腐鼠中俠客曰虞氏富樂已久吾不侵犯乃以此辱我此而不報非也遂率其屬以滅其家

孔籌邊樓李德裕建籌邊樓召習邊事者與之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

花萼相輝勤政務本讓皇帝憲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

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共榻坐

作三重樓以馮觀 長寧公主

起樓聚書 田宏正

紫雲 鄭注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堤上

迎仙 高駢造迎仙樓高八十尺

百尺樓 呂用之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

燒 畢師鐸出駢因南第燒貢奉樓數十楹

七重 西域泥婆羅宮中有七重樓覆銅瓦楹棟皆大琲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

宴廣達 明皇宴王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

七鳳 五代于闐有七鳳樓

長慶

登齊雲作辭 五代韓建昭宗幸其鎮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望仙樓 武宗帝紀會昌六年六月甲申置望

仙樓于神策軍**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文粹沈光太白酒樓記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太白常醉於此**四壁含清風丹霞射其牖**韋蘇州綺樓何氤氳朝日正杲杲四壁含清風丹霞射其牖**隆樓**隆樓傑閣磊嵬高韓愈記夢**雄盱競侈**文粹獨孤霖宣州疊翠樓當正據扉雄盱競侈**五步一樓**杜牧阿房賦**碧瓦朱甍照城郭**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杜甫越王樓歌**虞姬墖**唐李陽題名於昭慶縣樓韋蟾留謔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墖書字才能記姓名**趙倚樓**杜紫微讀趙嘏早秋詩曰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咏不已因目嘏為趙倚樓**望省樓**崔日用恨不居八座為太常卿起樓與尚書省對人謂之崔公望省樓**散花樓**唐成都有散花樓河東有薰風樓**泥樓**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糾彈也出金華子

燕子樓白居易集張尚書有愛妓曰眄眄尚書既沒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眄眄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

歌吹孫楚樓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翫月

金牕夾繡戶珠箔懸瓊鈎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散花樓同上

丹霄樓帝宴丹霄樓

翡翠為樓金作梯李白別曲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春日行

江樓翼瓦齊杜甫子規

造大樓以祈祥劉闢以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

避暑樓唐莊宗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使人問崇韜崇韜曰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王允平起樓

上皇正在望仙樓元稹

連昌宮詞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欄干立樓上樓前畫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端正樓**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同上**詔都人列繒樓幔閣**裴矩傳**結綺樓**懿宗宴太后於三殿命翰林學士侍於結綺樓

閣　六

白圖畫漢於麒麟閣上圖畫功臣**飛閣**文選飛閣逶迤**鳳巢**帝王記黃帝時白鳳巢於阿閣**投閣**王莽以符命自立時揚雄校書於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語曰惟寂惟寞自投于閣**阿閣**古詩云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綠苔生閣**文選**劍閣**蜀道**菌閣**謝元暉詩尋雲師累榭隨山望菌閣**層閣**層閣肅天居詩**芸閣**　**華閣**七啓華閣緣空

飛陛凌雲連閣連閣水宮延閣結陽成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三閣陳後主孔下臨
肆區河間王子晦初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辭
公晦驚遽毀撤之飛鸞閣前蜀王衍起宣華苑苑有飛鸞閣登李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
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四香閣楊國忠用沉木為閣檀香為欄檻以麝香乳香飾土為泥
飾於閣壁時人謂之四香閣服慈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許景先獻賦朝元席豫嘗登朝元閣賦
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華詭長寧公主魏王泰故第泰薨主丐得之亭閣華詭埒西京傑閣
韓愈詩瓌瑋絕特之稱韓文滕王閣記愈少時嘗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瓌瑋絕特之稱十步一閣杜牧阿房賦閣道步行月李詩江閣隣石

面杜甫水閣朝霽高閣倚天半詩杜牧飛閣凌太虛韋應物飛閣凌太虛晨濟鬱崢嶸滕王閣王勃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凌煙閣圖畫功臣儀仙閣宋之問詩起草儀仙閣翔鸞棲鳳唐六典工部丹鳳門内中正殿曰含元殿夾殿二閣左曰翔鸞右曰棲鳳

臺七

白三休楚王誇客以章華之臺登之三休乃至其上五仞說苑楚莊王築五仞之臺九層老子云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章華注見上姑蘇吳都賦作姑蘓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露

臺漢文帝欲起露臺計費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何以臺為春臺衆人熙熙如登春臺經始

經始靈臺築臺置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黄金臺崇制峻址

集鳳蕭史與弄玉吹簫於臺上有鳳集戲馬臺項羽有戲馬臺騫崩版築作于河

上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榭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時制

春臺妨農傳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畢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執扑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君子謂子罕能分謗

中天魏襄王欲築中天之臺許綰諫乃止中天半天也崇九層之

制雖欲凌雲起一簣之功亦宜揆日崔嵬垤堄崇崇之制登登之功高以

望仙漢武立望仙臺遠而思子漢武帝作思子臺以念戾太子八風通靈臺漢武為鉤弋夫人死後作通靈臺集烏御史府亦曰集烏臺瑤臺仙人所居鹿臺武王散鹿臺之財歸來望思之臺見上思子注彈人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漸臺漸臺立於中央狀西白虎曲陽侯王根作漸臺狀西白虎潘扼腕潘岳西征賦曰望漸臺而扼腕王莽死於漸臺陽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思古詩云思婦臨高臺銅雀臺魏武帝臨高臺九層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人力困敝出令敢諫者斬荀息進曰臣能累十二棋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亦甚危矣公遂止觀臺傳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通天漢武臺名孔崇臺蜚觀長寧公主廢永昌縣主丐其治為府

以地瀕洛築障之崇臺蜚觀相聯屬

標置華壯 李昭德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標置華壯

望仙 柳仲郢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諍切

登吹臺 杜甫少與李白齊名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玉女臺 李軌敗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為別安脩仁執送之

涼臺 裴度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

凝霞臺 日本國之東三萬里有凝霞臺

歌臺暖響 春光融融杜牧賦

砌臺 王侯家多砌臺以為臨觀之景唐張仲封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即知唐以來有之

愁臺 明宗入汴莊宗與元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野人獻雉問其家名曰愁臺也因罷酒去五代史

臺傾禾黍繁 李白登金陵冶城詩

高臺一悄望 遠樹間朝輝韋應物

曾臺俯風渚 杜甫雨詩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

平臺放古遊

玉臺觀 春臺引細香 前閣會詩並同上 周臺漢園 杜牧望故園賦 神雀臺 天寶二年以赤雀見置唐地理志

堂八

白堂除 考工記堂除十二分謂階前 不趨 堂上不趨 接武 堂上接武 布武 堂下布武 不下堂 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 滿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玉堂 漢武玉堂在太液池南 垂堂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皇堂 後漢胡建為軍正斬監察御史於皇堂上堂無壁曰皇 萬金 後漢靈帝造萬金堂於西園 將上 堂聲必揚 倨堂而應 老子見孔子 寢處我兮滿堂 文選衆滿堂而飲酒獨坐而掩淚 升堂 由也升堂矣 孔隘陋 韋表微所居堂寢隘陋

鏡堂 顧彥暉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

義堂 馬燧起義堂帝勝其頌以寵之

堂如偃月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擊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

草堂 盧鴻廬嵩山官營草堂

綠野堂 裴度作別墅號綠野堂

率一堂費緡千萬 貴妃楊氏諸姨第舍聯亘率一堂費緡千萬

德星堂 崔鄲居光德里創便齋宣宗嘆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

芸暉堂 唐杜陽編元載末年造芸暉堂芸香草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故號芸暉馬更以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

踰峻 李德裕周勃功臣論善哉賈生之說踰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也

淺有蒲蓮深有葭葦 韓文谿堂詩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葭葦又曰流有跳魚岸有集鳥谿有蘋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

書賓燕同上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醉飽金盆貯瑟號國堂成以金盆貯瑟瑟三斗以賞匠者見明皇雜錄堂先無挾廡韓滉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柳宗元新堂記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公堂宿霧披杜甫崔明府詩堂柱生槐枝孫偓始家堂柱生槐枝朞而茂既而偓秉政

屋室九　梁柱牕瓦附

白上棟下宇版屋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注西戎版屋心曲心之委曲也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考室斯干宣王考室築室百堵築室

于玆 美其室孟獻子見宅門注 必葺 葺屋瓦屋考工記葺屋三分瓦

屋四分注各分其脩以其一為峻 土木勝人見上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莊子

言夫視有若無虛室也室虛而純白獨生 目巧之室則有奥作 君其反室武詔丞相石慶

言使還家也 仰視屋室蓋寛饒事見上注 淵客江賦淵客築室于岩底 宇下泥衛

之在宇下 梁欂櫨說文梁欂櫨也 撫梁易柱論衡曰紂能撫梁易柱 遺絹後漢書曰

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嘗夜陰有人伏梁上寔曰梁上者君子也遺絹兩疋 梅梁吳越春秋曰夏禹廟

以梅木為梁 畫羊懸穀廣州記曰州廳梁上畫五羊又作五懸囊隨羊穀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

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象為瑞六國時廣州屬楚 繞梁論衡曰韓娥古之善歌者每一歌餘聲三日繞

梁上懸頭蘇秦傳曰秦少學苦於睡以頭懸梁上手引錐刺股以醒睡

柱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之中夜抱柱而哭羣臣曰君何愁之甚復讎臣下之急也

銅柱後漢馬援征南蠻樹銅柱紀功而歸

梓柱生枝葉漢成帝時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王氏執權之徵

倚柱書夏侯玄倚柱書雷霹靂不驚

崐崘山有銅柱

公孫樓柱盛宏之荆州記曰巴東有一折柱孤直高三丈大可十圍傳云是公孫述樓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天柱折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帝位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

地有四柱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三百六十軸

陸玩柱石晉書陸玩字士瑶初遷侍中轉司空有人詣之飲酒寫柱中咒曰當今乏材以汝為柱石莫傾人棟梁玩笑曰得卿良箴敬而佩之嘗嘆曰以我為三公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然銅柱列女傳紂作銅柱以炭火然之

令有罪者抱其柱輒墮妲己觀而笑金塗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銅為柱黃金塗之丈五圍晏子

鑿楹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子曰子壯而視之及子壯發書書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服事不可窮窮不可壯出晏子春秋一柱博物志江陵有一臺唯一柱衆梁並皆共之水精柱魏略曰大秦國以水精為屋柱楹謂柱也廣雅曰釋名曰柱住也楹亭也言亭亭然孤立

窻牕牖也廣雅曰朱鳥牖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謂帝曰此兒無賴久被斥逐原心無惡尋應得還雲母牕珊瑚牕又曰帝起神屋有雲母牕有珊瑚牕

四面夾牕周官曰夏后作堂四面夾窻馬后不臨張璠漢記曰明帝馬皇后不喜出游未嘗臨御窻牖八牕孝經注曰明堂之制八牕四達上圓下方雲集記曰范雲字彥龍少與梁

武帝甚篤相隨宿一家雲望見牕外二人窺一人曰可進一人曰有王有相不可也乃俱拜從牕進後帝登位拜雲僕射

鹿精 晉書謝鯤嘗宿一空亭聞人於外呼鯤字鯤從牕視之乃一著黃人遂引其膊斷之乃鹿精也尋血得之

雞語 兖州刺史宋處宗買得長鳴雞籠著牕間忽作人語與宗談論終日

瑠璃牕 世說滿奮畏風武帝坐瑠璃牕內甚密奮疑其踈恐之帝問其故荅曰臣如吳牛見月而喘

祁嘉 晉書祁嘉清貧好學夜忽牕中有人呼云祁嘉隱去來脩飾人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嶽嘉旦乃悟矣

綺疏

碧疏

牕中列遠岫

不窺牖而見天道 老子

青瑣

瓦

銅瓦 漢武故事云起神屋以銅為瓦漆其外

撤瓦 漢書霍光巷行人見有人居光屋上撤瓦投地就視不見霍誅之應

水精瓦 吳外國傳曰大秦國王宮殿水精為瓦

飛 神仙傳班孟圖吹人

屋瓦飛入人家

吹 漢平帝元始四年冬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並盡

投孟陽 晉張載字孟陽貌醜遊洛陽市羣女以瓦石投之

縹碧 劉駼駒詩曰縹碧以為瓦

鴛鴦之瓦 博物志

瓦中 秦時東郡守為瓦所中遂坐死此亦畏忌所驗

毀方瓦合 禮

瓦不成沫 禮

乃生女子載弄之瓦

瓴甓孔輟殿材為正寢 魏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為之

素室 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

寧極 盧鴻所居室自號寧極

壇室 司馬承禎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

築室相近 秦系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

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 張志和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

太虛為室 陸羽嘗問孰為往來

者志和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竹茅茨屋 宋璟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俗始知棟梁利 石室 韋貫之居輔相石室无所改易 架巢空穴 柳宗元貞符曰惟人之初雪霜風雨雷雹暴於是乃知架巢空穴 木處而顛 土處而病 然後為之宮室 考宮室必以閎門豐屋為美 劉禹錫論書 牕綃疑闘艷 韓愈聯句 以錦紋石為柱 唐王元寶天寶遺事 木瓦 虢國夫人恩傾一時奪韋嗣立宅以廣其居後復歸韋氏因大風折木墜堂上不損視之瓦皆堅木也明皇雜錄 敧瓦 居易樂叟詩紅葉紛紛蓋敧瓦 瓦縫差差 釘頭磷磷阿房宮賦 蓋瓦 級甎韓愈滕王閣記 銀瓦 南蠻婆賄伽盧國廚覆銀瓦 風櫺 韓愈詩暑夕眠風櫺 瓦甓無脛而犇萃

歐陽詹二公亭記

冰油飾牕鳳池篇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牕用桃花紙塗以冰油取明也

竅如七星逢原記鄭廣文屋室破漏下望之竅如七星

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

架桹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

桹椽梁柱以成大室又負偃直各安所施而無遺材其諸將之謂耶唐贊

瓦獸李賀松乾瓦獸殘

朝室夕室柳文東亭記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

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杜甫詩

野廬不鉏理翳翳起荒煙韋應物

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不出環堵若在牖外柳宗元

鑄銅為瓦王縉傳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

門戶十

天子門諸侯脩造附

白重門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外戶禮曰大道之行外戶不閉由戶語曰誰能出不由戶

重門有閑閑高貌掃門魏勃掃齊相曹參門關揵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老子重

閉傳曰勇夫重閉高其閈閎閎門踰越傳曰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高卑合禮

啓閉隨時闔闥扃鐍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踰閾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長

者之轍陳平門多長者之轍以通往來作限內外不可踰也何莫由斯以時

啓閉祀戶祭先脾月令孟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其祀門祭先肝

孟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順陰也凡祀門為祖祭先肝戒門閭脩揵閉孟冬禮有以

高為貴者位尊高則門高拂闑禮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介拂棖凡入門近中為

尊

不出戶庭 蓽門 圭竇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西南其戶

蓬戶 甕牖繩樞 陳涉 席門 陳平也 通德門 後漢鄭元里門名通德門

銘 摯虞門銘云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題門 翟公 受福於戶 孟嘗君

大吾門 呂不韋 雀羅 翟公罷廷尉賓客皆去門可張羅 高其門 于公 銅戶 列士傳曰吳王闔閭畏王僚之子慶忌作石室銅柱以備之

閉戶先生 孫微常閉戶號閉戶先生

不完 莊子曰原憲家貧蓬戶不完 諱 晉書羊祜為荊州卒後人為諱祜以戶為門

何不高其戶 春秋後語薛靖郭君曰嬰嬖妾五月五日生子文俗云此月生子及戶損其父妾匿養之文長曰受命於天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

臥戶 風俗通曰臥戶砌者畏縮其頭令人病顛 昌戶 帝王錄曰有赤

雀銜丹書止於昌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戶盡閉王充論衡曰燕王在明光宮欲入所卧處三戶盡閉使二十人關不得不出戶而知天下天子門禮天子五門謂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九重楚辭曰天之門兮九重金馬漢武帝立金馬於魯班門外因改曰金馬門千門蕭相國脩未央宮千門萬戶曰天子之居非壯麗無以重威秦師過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餘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黃金門楚辭云黃金為君門諸侯門樹塞語邦君樹塞門後果為晉所敗朱戶漢册魏公九錫文曰以君翼宣風化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赤戶以居臺門天子之禮臺門旅樹大夫僭禮也言此諸侯之禮大夫僭之請高其門于公門壞父老共治之于公曰少請

其高令容駟馬我理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至于定國為丞相

請容車馬晉陳顒父訢立宅門顒請容車馬後為主簿從事乘車馬歸家

踦閭而語公羊傳晉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注閭當道門也閉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踦

禹三過不入

用牲左傳秋大水用牲于門非禮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大君子之門董仲舒曰當作為力而已不足稱大君子之門注云仲尼之門故稱大

門

脩造啓閉從時門戶橋道謂之啟城郭牆壍謂之塞皆開閉之急不可一日而闕

脩其闔扇月令仲春

脩鍵閉孟冬有司戒門閭脩鍵閉必重閉也

容駟見上

注門材與之門材

鑿戶牖以為室

轞轞飛簷轞音五羯反

丁丁

必葺

廣門衡以旌儒鄭玄字康成北海相孔融敬元曰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高其門閭矧鄭公之德

而無四牡之路可廣開門衡令容車馬號通德門

孔門隘不能容翟車太平公主假萬年縣為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廢垣以入

入由左出由右馬周請城門入由左出由右本傳

創定鼎上東諸門李昭德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定鼎上東諸門

往來皆有簿籍姚珽書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惟門司宣令姦偽乘之並請內即畫署冀免詐謬

未嘗過門杜黃裳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

曳車塞闔高固為渾瑊童奴字黃芩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賊突入東壅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闔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

指府門田頵已平馮宏鐸至揚州謝行密又求池歙為屬州行密不許頵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

天子自書牓其門田游巖舊宅直宮左天子自書牓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買地大其閎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閎

足不履路敬淳少志學足不履門

歷世名節為天下所高袁朗孫誼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

悉走其門李林甫敗右相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

闔門陸羽闔門著書

多出其門劉晏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

能大其門韋王貫少孤阜謂能大其門名曰藏孫

推為盛門李叔明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盛門

自高鄭仁表嘗以門閥自高

牓其曹門張讀遷吏部侍郎中和初為吏部選牒精允調者丏留二年詔可牓其曹門

崔之門安得不大柳玭家訓

牓

選院蘇晉典二都選因牓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政事堂北門常衮同平章事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衮乃塞之以示尊大仙遊尋真潘師正居逍遥直逍遥谷作門曰仙遊曰尋真清高門户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鏁開清高門户但連龕子母丹不知何日門闢户闔連機弛張似公之政經便可成出自慶傳而通也劉禹錫武陵北亭記苔扉月出東山苔扉半關杜牧望故園瑣户交疏禄山門當列戟韓滉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門籠虚門李賀詩雕玉神簾上輕縠籠虚門畫題時刻夜題更籌司門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門關出入之籍凡闌遺之物凡有名者降墨敕勘銅魚木契然後入監門校尉廵日送平安凡奏事遣官送之畫題時刻夜題更籌唐史百官志闌遺之物揭

於門外闌遺之物揭於門外榜以物色期年沒官同上剝剝啄啄有客至門韓愈剝啄行蒼岑踈秋門李賀到洛一門盡貴唐宣州夏榮相陸象先蕭嵩曰陸郎位極人臣然不及嵩一門盡貴位高而有壽門闌洞豁而森爽杜甫太廟賦始築候潮通江城門吳越武肅王見備史爭趨其門唐大歷中楊綰為相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門樹六闕楊炎孝著三代表其門閭門樹六闕門若市然玄宗貴妃楊氏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出門復入門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杜甫九日寄岑參門如沸湯李義府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奉其管鑰而出納之開則先外而後內闔則先內而後外所以

重中禁尊帝居也候其晨昏擊鼓之節而啟閉之出唐六典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唐史馮元常傳

白孔六帖卷十